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



ODYSSEY OF CHINA FANTASY



九州幻想

●● 荒原守望



舞叶组狼堡战记 | 水泡

夸父纪行·瀚之卷 狙击王

国家奇幻地图·哈尔滨

生命副本·晴川

聚变 崖小暖

石油国家的奇幻之战

燕垒怪谈 燕垒生

三季一生 李多



· 荒原守望 ·



NLIC 2970735293

 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九州幻想. 荒原守望 / 潘海天主编. -- 北京 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1. 4
ISBN 978-7-5104-1722-1

I. ①九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46325号

 九州幻想 · 荒原守望 

作 者 : 潘海天 主编

责任编辑 : 熊 嵩

封面设计 : 陈微微

责任印制 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 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 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 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 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 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 :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 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: 新华书店

开 本 : 700×1000 1/16

字 数 : 300千字 印张 : 18

版 次 : 2011年04月第1版 2011年0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: ISBN 978-7-5104-1722-1

定 价 : 22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 : (010) 6899 8638

荒原上的守望者

【文】骆灵左

战争在这片土地上延续了五百年，一千年……二十万年。

每一尺泥土下，都埋着从古到今的尸首，它们的骨早已发黄、粉碎，变成荒原的泥土，开不出娇艳的花朵。

我走在荒原上，天低云近，近得可以看见云彩上的锈纹，二十万年来云彩没有移动过，这里是死地，是禁区，是被遗忘的世界。

“哦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一阵奇怪的笑声自耳边响起，我不禁悚然回头，只见一个白袍的男子盘腿坐在地上，正望着我，这是位面目扁平、肤色黝黑者，长须虬结，看不见他的口唇，却听得见他的声音。

“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”我站着，手按在剑柄上，玉石的柄温凉坚硬，令我略微安心了些。

“我自开元之时至现在，化龙九变为人身……”男子嘟嘟囔囔地说着，并不站起来，“荒原漠漠，何其壮哉；惟吾驰骋，何其乐哉！尔自何方来，又往何方去？”

这是个疯子吧。我想，荒原很久以前便只有我一个人了，我守望这片土地也不知多少年，从何而来？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。

那疯汉站起来，白袍上隐见灰色花纹，竟也有佩剑，剑柄映着冷淡的日光，他说道：“这荒原——该死去了吧！”

死去——

荒原如何死去？只有死在黄土上的无数文明，只有死在黄土下的无数生灵，我也曾梦见过他们，在漆黑无光的夜里，那些灵魂驾着白色玉盖般的马车，青铜长矛的把手被磨得光滑温暖，他们匆匆跋涉在黑色烟云般的荒原上，在闪电中交战——他们愤怒的眼睛像烧红的石炭，铜色的手臂猛然一挥！千万人的呐喊声盖住雷鸣，死亡像贪婪的野兽汲取着鲜血和灵魂，发出得意的鸣叫……柔婉的女人们像麦子一样倒下，啼哭的婴儿寻找不到丰美的乳房，那么多家园被烧成灰烬，下了雨，又冲成灰色轨迹的河流。荒原始终存在着，只等待其上的生命终结，它无始无终，无死无生，无悲无喜，无爱无恨，它如何该死？该死的只有……

我猛地睁开眼，原来是个梦。

我抖落身上的灰尘，预备起来。

石洞中有一块亮斑，是阳光自洞外投进的，我睁开眼又闭上眼，亮斑便移动了一截，是午后了。

地上的篝火尚有余温，我将晒干的苔藓洒上，用剑锋挑了挑，火得了救，又亮起来，令我觉得暖意黏人。

我拿起剑，穿上袍子，走将出去。

外面始终是灰黄色，荒原上只得我一个人。

自洞穴出去，我要逡巡一昼夜，直到我回头几乎看不见石洞中的火光为止。再远的地方，我没有去过了，荒原如此之大，大到令人绝望。

铁锈红的云笼罩四野，始终如此安静，偶有极快的闪电在云的缝隙里一闪，但并无雷声。我早已习惯了这寂静，忽然有一阵遥远的“呵呵呵呵”声传来，不啻惊雷。

我手心里顿时冒出了汗，圆球的剑柄变得滑不溜丢——那是什么，是什么人？

早晨间的梦本来已经被我遗忘，忽然又清晰起来……抑或那原本不是梦，是某一次相逢。

是我在荒原上太久，所以出现的幻觉？

到那里去。唯有到那里去。

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提起脚步飞奔，荒原的土像是烟尘凝集的一般，跑起来轻快无声，我掠过倾斜的山峰，那里曾经有过两个相爱的人，他们对望一生后死去，我是见证。我接着跑过一条干涸的大河，我的足尖在水面上点过，涟漪中有死去名士的倒影。有鬼魂在我耳边呢喃了数句：“……生不见君，死不忘……我折柳兮弃于田……”我充耳不闻，继续跑去，锈蚀的刀斧半露出泥土，割伤了我的脚踝，我回头看，血滴在泥里开出玫红的花，我不停留。一条丝巾自空中飘扬过来，绕在我颈上，如有情人柔荑爱抚，我继续跑，罡风如刀，丝巾被割成一条条碎布，终于也不见了那鬼魂般的呢喃。我继续跑。

我已经喘不上气，我拄着剑，汗水沿着鼻尖流下，滴落我胸前，白袍已经布满尘灰，我坐在地上，看着前方微弱的火光。

那男子出现了，他正漫步吟哦，他的山洞里篝火正旺。

我没有惊动他，我本以为，再度遇见的是尚未衰老的自己，却没想到，遇见的是另一个荒原守望者。

我所求证的，都已得到答案。

秘密 异想天开 古典风潮 文学 及其他
ODYSSEY OF CHINA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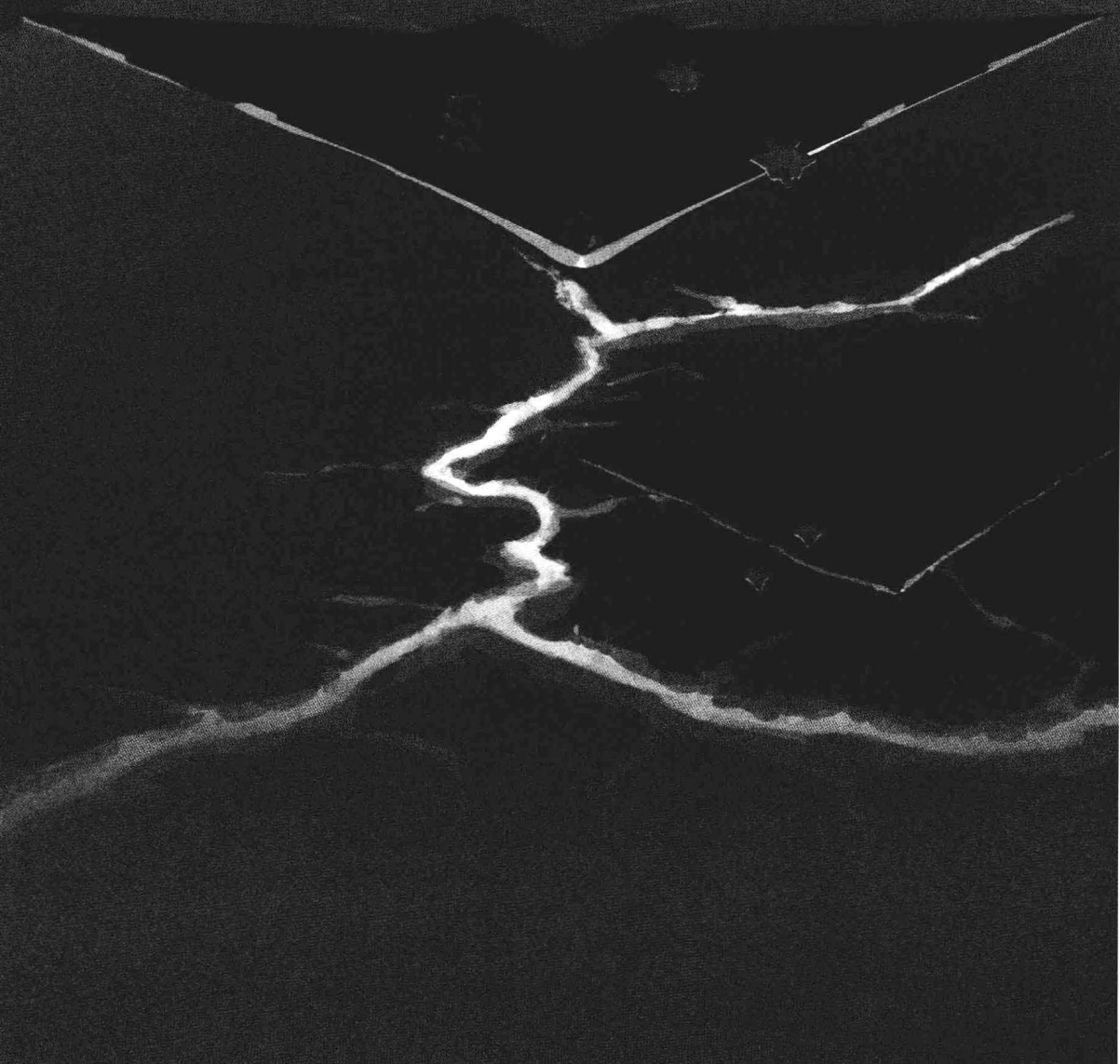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

001 聚变/崖小暖	263 老鱼有话说/老鱼
051 九州·夸父纪行·瀚之卷/狙击王	266 天启都市报/焕静
093 蛮·叨羊会/水泡	267 老妖大爆炸/水泡
095 九州·风舞鹰翔/白金翅膀	268 编辑部涂鸦板/微微 恰好
132 九州·舞叶组狼堡战记/水泡	270 南淮一页/可可欠
148 九州·澈水逸事/澈·濯扬	273 2050年的语文课本/今何在
162 海的女儿/马鹿·D·多古拉	277 一片冰心照九州/苏冰
193 三季一生/李多	280 厄言小语/骑桶人
197 生命副本/晴川	
228 补锅匠/阿豚	
231 魔术师/尾指银戒	
234 忽律/蛇道人/燕垒生	
239 星月夜/子安	

聚变

【文】【图】崖小暖





天花板沉甸甸的，震颤着，地下掩体里直落土。顶棚正中，细沙沿着砖缝渗漏，笔直垂落，连成一条细线，打在下面张开的黑帆布伞上。

贝托队长站得笔挺，撑伞护住身前的人。深色军装剪裁合体，让年轻的队长看上去比平常高些，淡然的表情挂在他脸上，作为总统卫队的头领，眼前的一切似已司空见惯。

总统本人暴跳如雷，像发疯的公鸡一样对着桌上的地图高声咒骂。

“枪毙！枪毙！给我枪毙第四师的师长！我要的是防空导弹！高射机枪！高射炮！任何一个能朝天空开枪的人！告诉我！他的防空团在干什么！懦夫！小人！猪猡！饭桶！国家叛徒！”

这是常态。

起初，贝托队长怕总统一兴奋，把地图吃掉，时刻准备着虎口夺食。后来见得多了，也就不再担心——总参谋部放话，备用地图有的是。

总统的嚎叫就像一口生锈的破锣被敲响，腮帮子过电似地乱颤，不低于90分贝的噪声从他的肉嗓子发出，跟外面隆隆的轰炸声遥相呼应。

002.

“洛佩兹背叛了我们！背叛了国家！洛佩兹的部队在哪？他的师在哪！？你！你！就是你！你要为此负责！把纳税人的钱还给我！你的总参谋部，养了一群白痴吗？！”

总参谋长拉米雷斯中将，像一条上了年纪的狗，就站在一步远的地方，沐浴在落沙之中，听凭国家元首肆意发泄。从凌晨到现在的10个小时，中将没离开过会议桌，却毫无倦意。高昂的下巴表明他是个老派军人，皱巴巴的双手紧贴裤线，喷到脸上的唾沫星子，擦都不去擦一下。

贝托从不喜欢这位老迈的总参谋长，把他定义为“刻板的官僚”。他觉得老头很不负责任。服从是军人的天职，可你也太服从了吧！总统身处后方，偏偏像前线军官一样，喜欢亲自下令，干涉每一个师、每一个团、每一个连、每一个班，就差亲自指挥每一个战士了。问题是他并不清楚前线真实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紧盯着地图上的抽象符号，战况全凭想像。老拉米雷斯呢？对那些命令，错的也不纠正（事实上绝大部分都是错误），一概回答“是，总统”，然后一丝不苟地执行。参谋长先生，你才是国防军的首脑，你的脖子上拴着链子吗？

空袭还在继续，沙子换了一条砖缝落下，已经不会掉在总统头上。贝托队长收

起伞。

总统正在大骂他所能想到的一切，看来还要持续一会儿。贝托队长犹豫了一下，不情愿地把总参谋长拉向一边，两人的声音都很小。

“中将……”

“队长？”

“您不打算告诉总统吗？”

老中将眯起眼睛，“告诉他什么？”

年轻的卫队长认真地说，“告诉总统，第四师和第十二师，已经没有了，他们只存在于他的地图上。”

“怎么讲？”

“洛佩兹的师已经被歼灭！”

“只是失去联系。”

“得了，中将，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！”

总参谋长那颇有威严的眉毛拧作一团。

“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”

可是，他又自相矛盾地反问，“难道你认为，现在说合适吗？”

卫队长快速朝总统的方向看了一眼，严肃地说：“我认为您应该勇敢地进谏，告诉总统，他错了。”

“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？”

“我只负责总统的个人保安。您是总参谋长，谏言，是处在您的位置必须做的。”

“哪怕他不接受？”

“哪怕他不接受。”

总参谋长固执地摇摇头，“不行。”

“不行？你是说你不准备履行职责？中将，恕我直言，你是不是被敌人收买了？看在上帝的份上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样我们会亡国的！”

老头就像忌讳这个字眼似的，皱了皱眉毛，凶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二话不说，径直回到总统身边。

总统正用没人能听明白的语言跟自己嘟囔，恢复正常还要一会儿。

贝托队长恨得牙痒痒，把脚下的碎沙踩得吱吱作响。这位青年军官对总统的忠心从未动摇，在领导总统卫队之前就是如此。他认为，忠于总统就是忠于国家。尽管他的总统无论行为还是长相，都跟发生故障的坐便器区别不大。

贝托队长始终有种自豪感，觉得马提拉和其他弱小的南大陆国家不一样。记得刚从军校毕业那年，总统在电视上咧着大嘴宣布，全国探明石油储量达到18000亿



桶，这个数字超过整个中东的原油储量，老百姓都发了大财，全国陷入无休止的狂欢。

糟糕的是，总统本人也陷入了无休止的疯狂。就像打鸡血一样，支持率飙过80%，受此鼓舞，他开始在国家大政上由着性子来——把丰田公司没收为国有，勒令外资超市遵从他制定的物价，以节约用水为由要求国民的洗澡时间不得超过三分钟。最要命的是，他丧心病狂地干涉新闻自由，查封了拒绝直播“总统你好”的十六家电视台。

贝托在总统身边飞快升迁，国家也飞快滑向战争。

起因，是一连串事故。

最初事故发生在瓜德鲁尼亚，15口油井同时井喷，井架都喷倒了，钻探工人无能为力，流出的黑色原油很快占据了上游河道，不可阻止的顺流而下，注入水库，把水库染成墨汁池塘。但这只是个开始。仅仅过去三天不到，全国又发生了五百多起井喷，喷得整个布里瓦州都脏兮兮的，落差一千米的索托瀑布被刷成黑色，房顶上、车顶上、头顶上，全是油。一个星期过去，全国9300口油井已经沒有一口在控制之下，遍布全国的水网充当了输油管道，上亿加仑燃料沿着沃利诺河贯穿国土，滔滔流向大海。

让无数贫油国眼珠子红到不能再红的石油，在这儿却像不要钱一样——还真是不要钱。

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总统并没放在心上，他只宣布在河流沿岸禁止吸烟，随后命令石油公司在沃利诺河下游统一采集——反而成为最有效率的方法。最后，这位总统在电视上小人得志地说：“我们的国情不同，油确实太多了。”

仅此而已。

好吧，至少每一滴石油都换成了国家财富，贝托队长可以接受。但接下来发生的事，他就无法理解了。

这件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是他亲眼所见。

在一次雨林国家公园的视察中，总统喝了太多当地饮料。一时找不到厕所，他便站到流淌着原油的河边，解开裤子，旁若无人地朝河里撒尿。

就在所有人都不堪目睹，扭过脸去背对总统时（贝托队长除外），总统掏出一匣火柴，轻快地划着一支。贝托队长忘不了，火柴落进河里的一瞬，总统转过头来，恶作剧似的朝他一笑。

马提拉燃烧起来。

总统从没向贝托解释过为什么放火。贝托队长也从未把他的所见向外界透露，他更不愿意多想，他只要恪守自己的誓言，哪怕效忠对象是个疯子。

现在，这个疯子吼得累了，趴在会议桌上一动不动。

“贝托，你在哪……”

贝托队长走上前，靴跟一磕。

总统支撑起身子，回头瞟了他一眼，“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陆军为什么不听命令……”

还是由自己说明真相吧，贝托队长身体前倾，小心翼翼地寻找措辞。

“总统先生。我们全部的十个步兵师，正在海岸实行反登陆作战，无法抽调，即便赶回来，最快也要两天。卡洛斯将军的第12摩托化师比较近，最有可能在天黑前赶到，但敌人的空袭破坏了公路和桥梁，让他们动弹不得。担任大本营防卫的是洛佩兹将军的第四机械化师，就在我们头顶上，是敌人轰炸的主要目标。”声音停顿了一下，“他们承受了巨大伤亡，已经丧失战斗力。”

总统脸颊抽搐，浑身随之颤抖起来，他缓慢地转过头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

“打……打没了？”

贝托队长用力点了点头。

总统不敢相信地攥紧拳头，过了老半天，视线才落在总参谋长的脸上。

总参谋长拉米雷斯中将面无表情地扬起下巴。

刚才，他拒绝说出实情，令卫队长贝托十分不满。

“卫队长说得没错，总统先生。第四师基本失去战斗力，现在只剩下一个高炮团，我们已经和高炮团的团长取得了联系。”

“一个团？立刻让他们投入战斗！”总统几乎是尖叫着命令。

“我们联系上了团长，但这个团很不完整。现在由高炮团的团长本人指挥着全师仅剩的一个班，准确地说，是一个炮班，他正亲自战斗。”拉米雷斯说，“第四机械化师，只剩下高炮团长阿隆索上校，和他的侦察兵，两人健在。”

总参谋长拉米雷斯肯定地点了一下头。

“总统先生，我一直想告诉您实情。”

他把话说完，不慌不忙地看了一眼贝托队长。

贝托队长更讨厌这个老头了。



第二轮空袭的持续时间比第一轮稍短。

雨林在冒烟。微风把烟柱吹得微微偏西倾斜，数千根这样的烟柱，让人想起工业革命时期的伯明翰。雨林植物竞争激烈，只有长得最高的树，才有资格享受阳光，它们茁壮茂密的绿色华盖，将上面和下面分隔成两个世界。

潮湿的树荫里，炮兵侦察员里卡多下士像个小女孩一样瑟瑟发抖。为了克服恐惧，正一支接一支地抽烟。他估摸着，接下来该是空降了。

敌人在大规模空降之前，总要做长时间的火力准备。先用电磁导弹瘫痪电子设备，然后用集束炸弹定点清除，接着不惜血本的地毯式轰炸，最后用攻击机精确地扫荡。等把地表犁一个遍，再听不到一声枪响，才有战略运输机浩浩荡荡地飞过来，伞降地面部队。

里卡多拿望远镜对准空中。果然，编队的C50战略运输机清晰可辨，具恐吓作用的部队番号大模大样地喷在机翼下方。机腹后舱盖缓缓张开，空降兵鱼贯而出，化成朵朵墨绿色圆伞，成串徐徐降下。

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

里卡多把烟卷一扔，心想就这么跑了不太合适，还是向上级报告一下吧。

最令人担心的是盘旋不走的AC17重型攻击机，那是一架搭载着105mm炮的飞行炮舰，绝不能被他发现。

他插进钥匙，跨下这台二足侦察车无声地通电。刚刚脉冲炸弹来袭，躲进电磁掩体果然是正确的。电子设备无一短路，抗干扰通讯模块运转正常。电台里传来团长的声音。

“这里是鳄鱼六号，还有人活着吗？还他妈有人活着吗？”

“鳄鱼六号，鳄鱼六号，这里是猿猴十号。报告长官，我是三连的炮兵侦察员。”

“三连？里卡多？孩子，是你吗？我是阿隆索上校。”

阿隆索上校四十多岁，嘴里总叼着一支烟，全师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他。

“是我，上校。我要向你报告一个情况——敌人已经开始空降了。”

“空降？你是说他们跳伞了？”

“是的，正在跳，就在我头顶上。”

“很好，很好。知道吗？这是个好消息。地上有自己人，他们就不会用电磁炸弹了。你在哪？”

“296高地。”

“他们有多少？”

“非常……非常多！我看到运输机上喷着‘82’的喷漆，他们隶属于82航空团——空投部队很可能是82空降师。”

阿隆索上校发出战争贩子式的大笑，“这帮狗娘养的！还算个好对手，对吗？”

“可、可能吧上校，现在我把座标显示到您的雷达上，请您命令防空兵开火。”

对面沉默了二十多秒。

“不行，孩子。”

“您说什么？上校。”

“我们的高炮团没了。”上校响亮地咳嗽了一下，“告诉你也不要紧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我正驾驶唯一能动的自走高炮。”

里卡多听了一愣。

高炮团完蛋了？一个人，一门炮？这就是全团仅剩的兵力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我还在这儿等什么呀？咱们就跑吧！

“怎么了下士？发生什么情况了吗？我建议，你先远离着陆场寻求隐蔽，我40分钟内赶到。”

“是的，上校……不！上校，不要过来！还是我过去你那里，我们最好在一起。”

“也可以，你比较快。”

“可、可是上校，现在我头上有架飞机在盘旋，是一架搭载侦察设备的AC17攻击机，我一动，它的热感应仪就会发现，您能把它打掉吗？”

“锁定它。”上校简短地说。

里卡多下士打开雷达。

200吨的AC17攻击机一点危机感都没有，正以一个不大的半径悠哉游哉地画着圆圈。死寂的森林深处突然传来一声清晰的炮响，高射炮弹在飞机的飞行路线上炸成一片黑云。重型攻击机来不及改出，一头钻进去，随着撕心裂肺的金属摩擦声，右侧机翼两个引擎同时起火。飞机顿时失控，拖拽着黑烟螺旋翻滚，在拉高的努力失败后，惨叫着扎进密林。满舱弹药剧烈爆炸，火球腾空，掀起不亚于战术核弹的冲击波，方圆五十里的树木都被吹得东倒西歪。

同一时刻，里卡多拧动钥匙，四三式二足侦察车轻柔地打火，4米高的机体晃了几晃，重新掌握平衡，潜入密林，迈开大步飞驰起来。还等什么？跑吧！

敌人空军反应很快，一架多用途战斗机在30秒内赶到，朝刚才的高炮阵地投下炸弹，但是很明显，上校已经不在那里。

“这一炮你还满意吗？下士。”上校大嗓门地问，背景音传来机器轰鸣，他也在转移。

“太准了上校。”里卡多精神好了一些，“上校，现在没障碍了，咱们跑吧！”

对面愣了一下。

“你说什么？我没听清楚。”

“要是人多还有得打。既然就剩咱爷儿俩了，别白白送死，咱们跑吧！”

“跑？”

“跑！”

“哼哼，你小子还真敢说，不怕军法处置吗？你这话好像平头百姓说的，不像当兵的说的。”

“头儿，兵也是老百姓呀。”

“你听着，我有一个主意。”

“往哪跑？长官。”

“你不要过来跟我汇合了，那没有意义。我这儿除了一门高炮没有其他武器，不适合缠斗。你不是在296高地吗？我要你留在那里，不要交火，尽量周旋，把敌人伞兵的座标通报给我，我们在半空截杀他们。”

“长官，你该不是把我扔在这儿，一个人跑了吧？”

“妈的！再说一个‘跑’字，老子毙了你！”

“长官，有一架战机空袭了你刚才的位置。你不跑吗？长官。”

他的关心基本多余。电光火石之间，砰砰两炮，两团黑云，一道黑烟，两声爆炸，一颗火球。打野鸭子一样，低飞的战斗机被上校干净利落地命中。

里卡多张着大嘴看傻了。用125mm高射炮击落五代战机，是错开一百年的对决。战斗机是隐形的，雷达看不见，速度比炮弹还快，即便投入整个高炮群，也是



大炮打蚊子，命中只能靠蒙，更何况单炮了。如果说高射炮有什么优势，那就是战斗机在设计时就没考虑如何防御，因为高射炮是一百年前的东西，压根儿就没威胁。要不是电子战环境下制导导弹容易失明，我军也不至于把老爷炮重新抬出来。

“给我座标。”上校波澜不惊地说。

除了有一部分已经落地，密林上空飘着超过一千顶降落伞，意味着在此着陆的兵力至少两个营。更多的运输机陆续赶来，再考虑到其他着陆场，82空降师极有可能倾巢而出。

里卡多看过内参，敌人有两个王牌师，101空中突击师和82空降师。101师就像捉鱼的鸬鹚，隐蔽行动，突然袭击，打完就跑。如果来的是101师，则可能是一次“斩首”行动，目标一定是深山中的总统和大本营。那还好，起码不会为难自己这样的芝麻小兵。眼下来了82师，82师是一群狼。狼要霸道得多，明目张胆，占地为王，他们既然来了，肯定是不走了。要开辟第二战场，只有一个理由，那就是配合前线的两栖登陆。全面战争已经打响，情况大大的不妙了。

下士哆哆嗦嗦发出座标。上校的精湛射术没给他多大信心，大敌当前，心已跑，无奈人仍在。

炮响，空中炸开弹片云，伞阵被打穿一个个空洞，哗哗掉渣。

“好枪法！上校，差不多了，敌军已遭重创，我团不辱使命，咱们可以撤了。”

“撤个屁！修正密位，看我把运输机揍下来。”

“咱们走吧……我求你了……”

上校用4发连射回应，C50运输机皮糙肉厚，划着弹片云，满不在乎地过去了。

上校咂着舌头，“好像没用。你锁定一个，我试试穿甲弹。”

喀啷喀啷的装弹声。

“呜呜呜……”里卡多抽泣着，觉得自己死定了。

他的雷达突然发出报警。

“上校！有支战机编队朝你过去了，3架、5架……总共8架，快隐蔽！”

“先收线，不要暴露，对表，5分钟后换波段联系。”

通讯中断，里卡多下士关闭雷达。

隐蔽？里卡多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隐蔽，自打拧开钥匙，一直保持着高速移动。296高地紧靠着陆场，敌人一落地，肯定第一时间占领这里，留在这儿不是作死吗？

四三式侦察车很轻，是以迅猛龙为原型的仿生机体，由两条细长的机械足驱动，专为森林山地设计，最快速度可达80公里，几乎没有装甲，唯一的武器是一挺

12.7mm高平两用机枪。

里卡多已经翻到296高地另一侧，他像小鸟一样警觉——不是心理作用，他明显感觉到有人正在追他——以超过80公里的速度。

是先期着陆的地面部队。为了消灭残余抵抗，敌军不等集结就开始清场。里卡多急得满头大汗，打开热感应仪，又立刻关上。没错，追兵有四个，时速110公里。他知道，在林地中跑这么快的载具，全世界只有一种。

哈雷突击车。

太绝望了。

里卡多下士需要一个说话的机会，就像他一贯的解决问题方式，给敌人解释一下，沟通和妥协，他们好像有些道理不明白。

我逃跑，不是为了保存实力，不是为了杀个回马枪。我逃跑，就是真的跑，是为了求生。你赶尽杀绝太不厚道。打没打过仗？我跑都跑了，你还想让我怎么样？跑都不让跑，以后谁还跑？是个人都横下一条心，跟你死磕，你受得了吗？你当马提拉全是软骨头？

里卡多下士咬紧牙关，大橡胶树下的空地是个好地方。

四三式载具反应灵敏，一个转身急停，占据阻击位置。抖擞精神，猛拉保险，右手攥住机枪握柄。就在这儿解决！

没时间准备，半秒之内，树叶飞扬，四道黑影同时冲出树丛，枪弹喷射处，浓烟汹涌，追兵的轮廓渐渐清晰。里卡多虽在内参上见过，猛然碰到真货，还是吓了一跳。眼前正是敌人的哈雷四足突击车。它是一种专为伞兵设计的单人轻型载具，与自己的二足机甲不同，它的仿生学原型是澳洲格力犬。两米高的钢铁大狗，修长





的四足擅长飞奔，头部装一挺全向7.62mm机枪，臀部两个挂舱搭载反坦克导弹巢。公开的战果不多，只知道在邻国的一次巷战中，一台哈雷突击车就歼灭了恐怖分子整整一个村。

这样的杀人机器，一口气蹿出四条。里卡多刚涌现的一点战斗意志跑到马尔维纳斯群岛去了，他想到父亲、想到母亲，想到地球另一端的女友。他的手心冒汗、脚心冒汗、脑门冒汗、后脊梁冒汗，浑身都冒出汗来。



总参谋长拉米雷斯中将确信，自己又被总统这位贴身红人儿讨厌了。

哼，头脑简单的武夫，还像个孩子似的。竟然不明白，有些话用你的立场能说，用我的立场就不能说。总统信任你这个总统卫队长，因为你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。我呢？他始终不太信任我，旧军官团跟他摩擦不断，已经到了预谋发动兵变的程度，他怀疑这些反对者中也有我一份。我说的每一句话，他总要先掂量掂量，猜我有什么居心。我再不顺着他的意思，别说是罢黜，“赐死”都大有可能。

已经停止轰炸，会议室只剩下他一个人，站了10个小时，终于可以扶着桌子，活动活动僵硬的腰了。

拉米雷斯从军已经50年，对这部难当大用的战争机器有着透彻的认识，写给国防部的报告，他一直建议避免战争。现在，小小的马提拉要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抗，不用打已经知道结果，他在这里，只是尽一个军人的本分——如果必须有人在降书上签字，他宁愿是自己，而不是继任者。

拉米雷斯中将回想最近一个星期做的事。

亲手把军内最有才华的年轻人调离一线，圈进后备军官团。他们不理解，可他们会理解的。那是为了让他们避过战后的清算，国防军的未来，还要靠他们开创。

迪亚兹打仗机灵；费雷拉搞工程有点手腕；马塞洛称职的技术官僚；罗德里格兄弟跟军火商关系不错。还有弗朗西斯科，他最难得，知人善任，受士兵爱戴，是前途无量的帅才。

孩子，老拉米雷斯想到自己刚出生的孙子，小家伙的父亲总是说“我可不想当你那样的军人”，哼，没出息的儿子，但儿媳是个好母亲，装甲兵总监的女儿。没什么可担心的，他们都是平民。战争，两天内就会结束，他们居住的大城市，不会遭到轰炸。

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抱一抱孙子。

一声门响中断了他的出神。